

一走读历史名人系列一



走读周有光

(修订本)

陈光中◎著

我有一句话，看了你这个书以后，我就写在上面了。我说：“同类书中，此书写得最好。”尤其你创造一种你的写法，你的风格。真是了不起。

——周有光对作者如是说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走读周有光

(修订本)

陈光中◎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读周有光 / 陈光中著. -- 修订本. -- 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7.7

(走读历史名人系列)

ISBN 978-7-5154-0792-0

I. ①走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周有光—传记 IV.
①K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3156 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策划编辑 隋 丹
责任编辑 隋 丹
责任校对 康 莹
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市 场 部 (010)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23 印张 1 插页 插图 215 幅 371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9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自序

几年前，我曾有意询问过 20 位朋友，算是一次小范围的调查。提出的问题很简单：“知道周有光吗？”

有 18 个人茫然反问：“周有光是谁？”

还有一个人做思索状：“周有光？是不是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？”

听到这个回答，我不知应当感到欣慰还是悲哀：周有光的名气，居然还要从沈从文那里“借光”？

只有第 20 个人很坚定地回答：“知道。不就是‘汉语拼音之父’嘛！”

这回答还算有点靠谱，但不完全对。

之所以说“有点靠谱”，是因为，作为 21 世纪的现代中国人，只要你使用手机，只要你使用电脑，只要你查字典……你就离不开周有光的成果——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

但是，仅凭这一点，还无法涵盖周有光那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；更何况，他还在不断做出许多让人惊叹的新事情呢。

几年过去，周有光先生似乎真“有光”了。报刊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，书店里也有不少他的著作。如果再进行一次调查，继续询问“周有光是谁”，肯定会有较多的人回答“知道”。但是，在这些人中，大多数所“知道”的，也许仍然还是“汉语拼音之父”那个虚妄的名头。



其实，周有光曾明确说过：“我不喜欢这样子，我不喜欢吹牛。”实事求是地说，尽管周有光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的编制过程中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，但那项工作应属集体成果，所以他的自我定位只是“汉语拼音（方案）的主要制作人之一”。至于什么什么“之父”云云，不过是媒体为博人眼球而炒作的噱头，不仅不会给人增光，反而是对有光先生的贬损，因为他的杰出之处，并不仅限于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

说到这里，人们一定更要追问：“周有光到底是谁？”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如有些“知道”的朋友所说，周有光的确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有密切的关系，他们是连襟。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，叶圣陶曾说，“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周有光就是“幸福一辈子”的人之一。沈从文同样幸福，娶到了张家三女张兆和。张家四女的婚姻，本来就是相当动人的故事。



▲ 周有光（1927年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1933年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20世纪40年代）。

张允和不愧“才女”称号，晚年出版了多部文集，她撰写的《昆曲日记》，堪称研究昆曲历史的“教科书”；张家十姐弟早年创办的家庭刊物《水》颇有名气，在停刊近七十年后由张允和主持复刊，被戏称为“世界上最小的刊物、最老的编辑”，至今仍由张家的成员继续编辑，海内外的许多名人都是它的忠实读者。所以张允和曾得意地拿自己的夫君打趣：“我比有光更有光！”

然而周有光无须借助夫人或连襟的名气，自己本身就相当“有光”。

周有光于1906年生于常州，经历过清末、北洋政府、民国政府和新中国不同的时代，百年人生，颇具传奇色彩。他早年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颇有建树，50岁时却突然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；70多岁了还参加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翻译出版，是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三位成员之一。家中小辈与他调侃，说爷爷你亏了，你搞经济半途而废，你搞语文半路出家，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“〇”。周有光笑答：“一点不错，我就是这么一回事！”他说，“我从81岁开始，作为1岁，从头算起。”

1991年，“5岁”的周有光正式离开工作岗位，他自命“学人”，把重新学习称为“自我扫盲”。他的“扫盲”成果是，二十多年来，基本每月发表一篇文章，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。百岁以后——在他算是“20岁”以后，还陆续出版了《百岁新稿》《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》《见闻随笔》《学思集：周



▲ 周有光（20世纪60年代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1987年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1995年）。

有光文化论稿》《周有光百岁口述》《朝闻道集》《拾贝集》等新作，内容涉猎广泛，笔锋颇显犀利，观点相当尖锐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，《朝闻道集》入选“年度十大好书”；2010年12月15日，周有光获得由中华文化促进会、南京市政府、凤凰卫视联合评选的“中华文化人物”称号；2010年12月19日，他又入选“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”，被誉为“大音之魅”而获得“中国魅力人物”称号；2012年和2016年，他的著作两度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……如此业绩，堪称文坛奇迹。有趣的是，2010年6月，已经104岁的周有光，还经朋友的帮助在网上开辟了博客；更有趣的是，他的博客不仅引来大批“粉丝”追捧，还招致许多恶



言辱骂，而他对这些追捧和辱骂均付之一笑；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好玩极了！”

对于自己的长寿，周有光曾戏言：“上帝糊涂，把我忘掉了。”

其实命运对他并不宽容，2002年，张允和去世，那时周有光96岁；13年后的2015年，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，那年周有光109岁。垂暮之年，还要经受丧妻之苦、失子之痛的人生悲剧，更不必说持续不断的病痛折磨，但他每次都坚强地挺了过来。直到2017年1月14日，在人生第112个年头的第一天，他应上帝之邀悄然而去了。

这样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老人，是不是很值得一读呢？

我自2002年与周有光、张允和夫妇结识，屡经交往，自有许多感触积存心头，几经踌躇，终于耐不住诱惑，贸然下笔写了这部书。自知文笔拙劣，只怕未能“有光”，反倒减彩，所以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：这书只是一幅技法欠佳的速写，要想真正品味“百岁学人”的文风，还是得去看他自己的作品。



▲ 周有光（2010年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2015年）。



▲ 周有光（2016年）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依然采取“走读”的方式，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，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、上海、杭州、重庆、成都、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。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，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；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，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。

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，也不是游记随笔或采访手记，它似乎像一种“杂烩”，说不出什么明确的体裁和章法。我尝试采用一种比较特殊

的方式，把作者的“亲历、亲写、亲摄、亲绘”作为基本的原则，把“图文并重”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，体现“边走、边读、边想、边写”的写作特点，力求在书中人物、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；笼统说来，它只是将我的“走读”过程及具体感受掺杂于故事的叙述之中，使读者能有“身临其境”“心临其境”的触动，从而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。我的一些作品以“走读”命名，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；我也希望，如此有关“走读”的尝试，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
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有心再版这本传记，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，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前贤的故事。感谢责任编辑隋丹，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为保持原貌，我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订与补充，没有进行大的改动。书中使用了两百余幅图片，并依然保持我以往的习惯：其中的景物照片均属我实地拍摄；那些人物画像、速写等等，也由我亲自绘制。同时，还选用了周有光、张允和夫妇家庭相册以及所著书籍中的部分照片；他们的亲属——张寰和、周孝华、毛晓园、沈红等等，也热情地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。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照片，多是直接摄自有关的博物馆或专题展览。图文相辅，也可算是这本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之一吧，所以在书末特地编制了相应的“插图索引”。

闲话少叙。此书是否值得一阅，还是等待读者评价吧。



2017年5月修改于北京会城门



目录

自序

一 初识周有光 / 1

说来自觉汗颜：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，我对“周有光”竟是一无所知。

我最先认识的，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。

二 常州：礼和堂 / 23

周有光用朗诵一般的语调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是生在常州，长在苏州，读书在上海，一步一步离开家乡……”

三 常州：青果巷 / 37

巷里行人稀少，偶尔有蒙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匆匆驶过，车轮在青石板的路面上划出两波长长的水花。屋瓦黝黑，粉墙湿润，这时的青果巷，真是韵味十足。

四 常州——苏州：中学时代 / 53

那里迁来了一所私立学校，名为“乐益女子中学”。再不久，这女校的校主一家也搬过来了……不过，时常路经此地的周有光，对这些并未在意。他毫无预料，自己未来一生的命运，竟然会同这家人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五 上海：从圣约翰到光华 / 69

一辆独轮车，载着周有光和他的行李在田野上缓缓而行，跨过了九百年的文化时空，最后抵达圣约翰大学那华丽的校园，这是一幅耐人寻味的神奇画面。

六 苏州—上海：九如巷与吴淞口 / 87

此时的“张家二姐”已是一个成熟美丽的少女，周有光心中渐渐萌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……

七 上海—杭州：温柔的石堤 / 103

周有光与张允和的“爱情三部曲”进入高潮阶段，在之江大学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秘密。有一次，周有光那六十多岁的母亲居然也特地到杭州来了。

八 上海—苏州：乌鹊桥弄 / 123

怪不得叶圣陶说，九如巷的四个才女，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。周有光自打娶了张允和，就有享用不尽的幸福。那幸福有时来得很意外而又恰到好处，似乎是上天的有意安排。

九 重庆：观音岩荫庐 / 141

在飞机轰鸣炸弹横飞的重庆，每一个人，每一天，都在经历生死的考验。抗战期间，有为抗击外寇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，也有为保障后方稳定而默默工作的人们，周有光他们便属于后者。

十 重庆：唐家沱 / 161

小和若在，也会长成窈窕淑女、也会嫁为人妻、也会

有自己的子孙，屈指算来，如今也应是 82 岁的年纪了。然而，一个幼小的生命，就在 6 岁那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

十一 成都：华西坝 / 179

入川时是二十件行李，七个人……出川时只剩了五件行李，四个人。八年，就这样熬过来了！

十二 上海：东照里 / 197

经八年离乱，张家十姐弟再次团聚。他们去照相馆拍了好多照片，有四姐妹的，有十姐弟的，最辉煌的一张，是十姐弟及其“家属”的大团圆。

十三 北京：沙滩后街 / 219

这真是一个典型的“黑色幽默”。周有光喜好钻研字母，可做梦也没想到几个字母竟会闯下如此大祸，连累了妻子，也害苦了自己。

...3...

十四 北京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 / 237

据周有光统计，从新中国成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，文改会收到各界人士寄来的“文字”方案竟超过三千个。他说：“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。”

十五 北京：风暴乍起 / 259

正所谓“祸从口出”。那天，不知是什么原因挑动了倪海曙的雅兴，随口吟了一句：“伊凡彼得斯大林”，常患“多语症”的周有光在旁边应声而和：“秦皇汉武毛泽东。”……这下周有光名正言顺地进了“牛棚”。

十六 宁夏：西大滩 / 275

周有光独自在西大滩那个无人知晓的土坯房里度过了他的 64 周岁生日。多年没有经历单身汉的生活了，他还需要慢慢适应。

4.....

十七 北京：从沙滩到后拐棒 / 297

从工作状态变为休闲状态，作为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；从用笔写字变为用电子打字机打字，作为工作形式的改变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

十八 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 / 317

他不过是在“说真话、不说假话”的基础上，坚持讲事实，讲常识，讲逻辑。如此“三讲”，应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。

附录一 周有光年谱简编 / 338

附录二 周有光部分著作书目 / 342

后记 / 345

插图索引 / 348

一 初识周有光

原来，人生就是一朵浪花！

——周有光





▲ 2002年5月的张允和。

说来自觉汗颜：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，我对“周有光”竟是一无所知。我最先认识的，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。

我与她仅有“一面之交”，准确些说，是70分钟。本来约定只聊一刻钟的，没想到时间会过得那么快。若不是有客人来，我已经忘了时间。

见面的第一句话，她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说：“咱俩是同志！”

我不解。

她嫣然一笑：“我最喜欢紫颜色，多子多孙啊！你也穿的是紫颜色。所以咱俩是同志嘛！”

那是2002年5月19日。虽是初夏，天气已经热得很了，所以我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短袖衫。她的衣服果然也是紫色，但紫得很不一般。我对衣料不在行，说不出她的上衣是什么料子。似乎是一种丝绒，动静之间，会有奇妙变幻的光晕在闪动。那衣服的样式更不一般，是一件中式对襟小褂，配上精致的黑色扣襻，有浓郁的古典韵味。

她整个人都有那样一种古典韵味。比如她的头发，几近纯白，细致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，用几个发卡随意一别，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我不太会形

容一个人的容貌，所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：“年轻时她的美，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。”——我想作一点小小的更正：这句话去掉“年轻时”三个字，也许要更准确。因为我在见到她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：“美”是无须用年龄来限定的。

我还想说的是，“美”未必完全表现在容貌上。允和的美也很有些不一般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琢磨透这“不一般”的感觉究竟来自何处。但很快我就明白那原因了：她始终在笑。微微的、淡淡的，是如同孩童般纯真的、极其具有感染力的笑，使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之绽开笑纹。

她说了好多故事。有趣的，幽默的，动人的，曲折的，哀伤的……她始终在笑着说，我也始终在笑着听。我们都沉浸在故事里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。直到有新的客人来了，是事先约好的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，不得不告辞。

拜访张允和的缘由，是我前不久刚刚去过苏州她家的老宅。

那是出于一位朋友的建议。她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名人故居的东西，听说我要去苏州，告诉我：“你应当去九如巷的张家看看。”

见我对九如巷和张家一无所知，她很认真地说了许多事情，使我觉得的确很值得去看看。

九如巷在苏州老城靠南一些的地方，张家位于胡同中部，并不难找，因为这只是一条短短的巷子。但是进入张家的院子后，会发现这里另有一方天地：小小的庭院洋溢着一片绿色，草木丛中时而探出数枝盛开的花朵，连空气似乎也比外面清新了许多。

接待我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自我介绍说，姓张，名寰和；耳朵不太好，说话需要大声些。

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。这些年来，名人也好，名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好，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。热情的、随和的、认真的、冷淡的，高傲的、充满警惕甚至敌意而毫不客气地让吃闭门羹的，各种各样的态度基本都曾遇见过，但是，像张家这样，对一个陌生的来客没有任何戒心，完全敞开大门、敞开心扉，以最纯洁无瑕的心情迎接每一位客人的，并不多见。

与张寰和——包括后来与张允和——谈话的感觉，犹如熟悉的朋友或亲属之间的闲聊，十分轻松。

于是，张家的情况，就在这轻松的闲聊中慢慢向我展开了比较清晰的



轮廓。

张家原籍安徽合肥，可算当地名门望族。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、淮军名将，先后任直隶按察使、山西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、山西巡抚、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、贵州巡抚、广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署理直隶总督、北洋通商大臣等，这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，恐怕还未说得完全。

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。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，后来迁至苏州。五四运动后，受到新思想的影响，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以及一所男子中学——平林中学，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主，此后男中未能持久，则全力办好女校。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，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，如侯绍裘、张闻天、叶天底、匡亚明等人。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——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。

现在该说到张寰和这一代人了。

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。第一位夫人陆英，21岁嫁到张家，生有14个孩子，其中5个夭折，留下4个女儿、5个儿子。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，不幸逝世。第二位夫人韦均一，生有3个孩子，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。这样，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。这姐弟10人虽然同父异母，却感情极深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一个母亲。

张寰和很仔细、很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些兄弟姊妹的名字和情况。

大姐元和，1907年生，喜爱文学，尤擅昆曲，现定居美国，仍以研究昆曲为最大嗜好；二姐允和，1909年生，现在北京；三姐兆和，1910年生，曾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担任编辑；四姐充和，1913年生，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，现定居美国。接下来是6个弟弟。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；三弟定和，1916年生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，现住北京；四弟宇和，1918年生，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，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，现仍在南京；五弟寰和，1919年生，继承父业担任“乐益”校长，



▲ 张家“家长”张冀牖。

始终从事教育工作；最小的宁和，1926年生，家里人为了纪念一个早年夭亡的六弟，称宁和为“七弟”，他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，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，现在国外。

屈指算来，眼前的张寰和应当是83岁的老人了，但他并不显得苍老。他笑着说：我觉得自己很年轻——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姐姐哥哥，我怎么能说自己“老”呢！

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：女孩子都有“两条腿”，注定要跟人家走；男孩子都有“宝盖头”，应当留在家里。但是，实际上只有张寰和是唯一“留守”苏州的。

十姐弟原有“小名”。女孩子依次叫“大毛”“二毛”“三毛”“四毛”，男孩子则叫“大狗”“二狗”……。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“和”字：和美、和谐、和平、和睦。所以虽然“毛（猫）狗同‘笼’”，却从不争吵，相处得好极了——张寰和说：这是二姐允和总结的。

我注意到，虽然张家姐弟男孩居多，但张寰和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几个姐姐，尤其是二姐允和。比如，几个姐姐的婚姻，就大都与允和有着密切的



▲ 张家四姐妹。自右至左：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。（摄自张允和家庭相册）